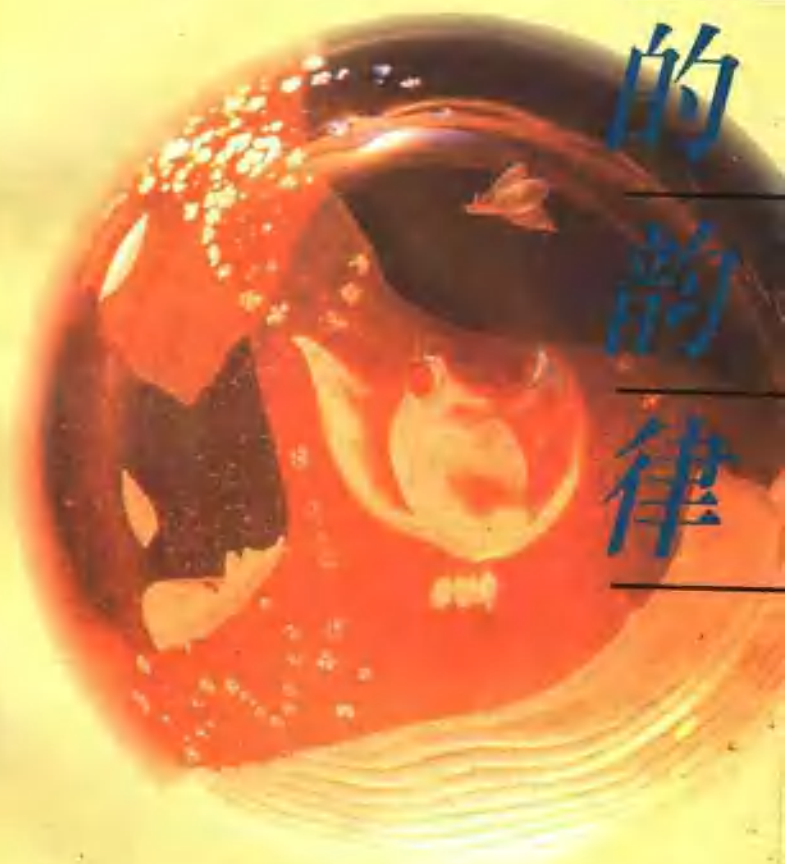


感觉的韵律

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

褚 兢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感觉的韵律

褚兢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5号 邮政编码:330002)

印刷: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厂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199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8.5

字数16.8万 印数1—1000

书号:ISBN7—80579—999—7/I·816

定价:15.00元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总序

江西省作家协会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以来,江西的文学创作事业获得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一大批老、中、青作家带着他们丰硕的创作成果登上中国文坛。并且,这种发展的势头长盛不衰。与之相适应的是,江西省作家协会在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社会各方的支持下,为扶植本省作家著作的出版,进行了十分积极的工作。从1985年开始,先后筹资组织、编辑出版了《江西谷雨文学创作丛书》30本;《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七卷8本;《江西青年文学创作丛书》21本及文艺理论和评论集若干本。其中《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荣获中华文学基金会1990年度庄重文文学奖。为全省31名会员出版了个人作品专集、42名会员出版了作品合集;446人(次)的作品进入了丛书合集。无论从时间还是数量上看,江西省作家协会扶植会员著作出版工作取得的成绩,在全国都是不多见的。

1993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又批准了省作协关于申请建立全省文学创作出版基金的报告,由省财政下拨了专项基金,对全省文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给予了有力的资助。在

此基础上,省作协继续得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支持,共同协商拟订了合作出版《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的计划,并于1994年开始实施。江西省作家协会扶植会员著作出版的工作由此走上经常化、制度化的轨道。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正向着现代化强国的路上迅跑,这给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带来了无限广阔美好的前景。愿全省作家更加振奋,更加努力,更深入地扎根生活,更热情地面向现实、面向时代、面向未来,创造更多更大的成绩,为我省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也为当代中国文学,作出文学赣军应有的贡献!

一九九四年元月

目 录

总序	1
第一辑 土地的情怀	
布谷	1
播种	3
投影	5
仲秋	8
南风	11
根须	13
热能	15
雁字	17
古树	20
田埂	23
脉息	25
雨季	27
水井	29
水车	31

炊烟	33
乡音	35
鸬鹚	37
烟斗	39
小村	42
心音	45
泥浪	47
风筝	49
牧童	51
图腾	55

第二辑 多雨的季节

松赋	59
竹赋	62
梅赋	66
雨花石	70
一棵树	73
动物随笔	84
天鹅	88
白色鸟	90
帆影	92
棋手	94
春天如歌	100
冬之思	102
多雨的季节	104
秋意	106
秋行	108
听雨	110
黎明潮	112
季节(外一章)	114

春天手记	116
月光集	121
秋游怀恩寺	127
海南纪行	131
海会的阳光	135
林间曲	137
赣水黄昏	140
山海关	142

第三辑 感觉的韵律

黄河赋(之一)	145
黄河赋(之二)	148
黄河赋(之三)	151
黄河纤夫谣	154
海的雕塑	156
海的交响	158
海的色调	161
夕阳	163
老人河	166
安葬	168
少女和南疆	170
思想着的旅行者或旅行着的思想者	172
流浪者	174
霞莫	175
感觉的韵律	177
灵魂的巷道	179
灵魂的故事	181
那一株桃树	183
父亲心理手记	187
记忆短章	191

情感残篇	193
重逢	195
芳草地	196
 第四辑 诗人的雕像	
天机云锦妙手成	199
隔着窗帘往里看	201
对历史的另一种读法	204
诗人的雕像	207
认识一位诗人	211
适彼乐土	215
读书境界谈	217
三部书的教益	221
两个苹果的启示	224
智慧之累	227
快乐原则	230
梦中风景线	233
势利的眼睛	236
男儿泪	238
女儿愁	240
说“愁”	242
说“情”	244
庄生梦蝶与双重人格	246
 我的散文观(代跋)	
	249

布 谷

土地是一首诗，它经过人们千百年的吟唱，一直流传至今。

当我会田埂上跑的时候，在一片温暖的阳光下，我看见父亲用银亮的犁铧切开这首诗的韵脚。犁铧碰断了埋藏在土地下面的根茎的毛细管，发出如气球纷纷爆裂的声音，一声声向远方的山谷飞去。这声音每到晴朗的天，就会在我的耳膜间幻觉般地回响。

春雨来了，大大小小的池塘蓄满了激情，土地笼罩在一片轻盈地流动的恹郁里。

大人们赤脚踩进土地里，留下了一个个如方块字般的印迹。

这首诗每年都要经过由绿到黄的变化。在那些过渡的季节里，我能不间断地注视这种变化的全过程，并从心底发出自己难以意识到的惊奇的赞叹声。

不过那些时候，我们并不懂得这首诗的意义。我们如

蘑菇般在春天的原野里长着，在纤细的田埂上互相追逐，让头上的太阳熨烫着我们浑圆而小巧的屁股。

农事闲下来的时候，父亲和他们那些上一辈的人便聚集在禾场上，谈论着诸如收成一类的话题，一边用眼光抚摸那土地，仿佛要从里面识别出一种永久的韵味。

我是被这首诗的意境薰染大的。一种深远的情怀将土地的毛细管种在了我的心里。

随着离开土地愈久，我对这首诗的记忆愈深刻。父亲用汗水把这首诗读得发烫。那些如花瓣一般滚落的汗水，使土地增添了一种咸咸的魅力。

“布谷、布谷”，布谷鸟又在啼唱了。那声音在晴天的蓝玻璃上划下一道道刻痕，也在我隐秘的心中刻下一道道印痕。布谷鸟的啼叫，仿佛土地深处发出的声音，给我们带来季节的信息。

虽然我已不再用少年的纯情目光读这首诗，可我却深深地感到，土地的深沉的气息总是给我们超越于今天城市里市井喧哗的升腾力！

每当我头枕着土地，就象躺在一首诗的怀抱里。

播 种

农人站在温暖的秧田里撒播稻种。

风从南边吹来。他专注的脸上流动着阳光的影子。一把把稻种从他厚实的手掌中扬出去，象一群又一群长着金色羽毛的欢乐鸟，在晴明的空气里划出亮灿灿的弧线，然后扑向土地的怀抱。每一粒谷种都绽着谷芽，象鸟儿张开的羽翼。我听见谷种们在急速的飞行中与空气相摩擦，发出“扑簌簌”的声响，就象鸟儿的振翅声一样。

每年这个时刻，我会想，春深如海，春天已经走到了一个季节的深处。

当然，对于土地而言，这只是新一轮故事的开头；经过一个沉默的冬季，土地开始宣叙它淋漓的情感。

一粒稻种，其实是一个会唱歌的生命。在上一个年景里，当它还未收割上来，还在地头播曳着身姿的时候，就仿佛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它拼命吸足阳光的能量，以丰富自己的内在情愫。

阳光一片一片地落下来，落进泥土里，成为泥土的一部份。而农家小院里的桃、李、杏树则已开始如春汛般一波波地在枝头绽裂开激越奔放的花蕾。

春天的合唱，已渐渐进入高潮。

然而，只有沉默的播种者依然神情专注，动作娴熟地一把一把朝土地上撒播他的种子。

他的动作由于娴熟而显得匀称，他的姿态由于自信而显得优雅。他那蕴着郁勃之力的手臂起落挥动，就像指挥着一支合唱。春天就这样成长起来，季节的节拍就这样渐渐明朗起来。

走在田野上，被南风一阵阵吹着，心中在冬天郁积下来的情感会膨胀起来，泛滥起来，以至使脆弱者不能自持，就像桃花水挤压着河滩、胁迫着堤岸一样。

但是，仍有深沉的谦卑者，像落入泥土的稻种，和承负春天的土地一样，用他无言的双腿为我们拓出一条通往秋天的路……

投 影

当你用双手握紧锄把的时候，你是在展示一种力之美。

土地上到处有初始的、原生意义的美的种子在散落。

且不说沟畔野花的喧闹、渠间春水的絮语——这都还是些浅显的、不足与壮士道的柔靡轻淡的小景观。

真正夺人心魄的美是在土地那与地平线平齐的田垅深处。

当农人把坚硬的脊梁弯成弓的姿态、犁的形状，当他把黧黑的面孔俯向土地、亲近土地的时候，这便是一种崇高的美的造形，这一造形在几千年前就形成了。当你用历史的角度来审视这种造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具有如山般隆起的特征：太阳朝来暮去从楞角嶙峋的脊背上滚过，把黧黑的光芒射向四周；从脊背上流泻而下的汗珠就象太阳的溶液向地层的深处溅落，它们划出的弧线灼痛了你的眼睛，使你的心里溢满一种浓稠的感情。

一曲无声的歌就在汗珠落地时响起,那些飞扬的汗雨正如铺天盖地、跃动不宁的音符。

每当我回想起曾经目睹过的这种美的时候,我就觉得后来所读过的全部美学家们的著作顿时都失去了华彩。

我并不是土地之神的崇拜者,不过我真诚地确信土地才是真实的美的母亲,当然它也应该是美学的母亲。至于人们后来把18世纪一位德国哲学家鲍姆嘉登称为“美学之父”,我想这位“父亲”和母亲比起来是多么地逊色和渺小。

中国的农民一直在困苦中挣扎,在几千年不变的佝偻的静态的姿势中挣扎。他们的这种挣扎给悲剧美学添加了新的注解并注入了几分悲壮与悲凉的意义。

悲剧的形成不仅仅在于性格,还在于历史的静态般的延续。而这一点是生于宫廷、长于富贵的哈姆雷特们所永远了解不了的。

我也曾在太阳的光照下走向土地。当我也象父辈一样把脊背弯曲,把脸朝向土地的时候,我体验到一种不能承受的历史重压感,并几乎被那种姿势所窒息。在太阳下我看见了自己灵魂的苍白。

于是我睁大眼睛读土地的苦难,并从中发现美的奥秘。

那山一般深稳的姿势把一个巨大的历史投影投射到我们心里,我们很久都没有走出过它的界域。

当然土地的美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每一块土地都有每一块土地的基调,对那些基调的认读和诠释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我们面对土地所站的位置决定了我们认读的真切性和诠释的价值。

写到这里,我就觉得,无论是把土地当做一部美学史

或是一部历史和哲学著作来读全不为过，因为土地告诉你的并不仅仅是庄稼的收成，也不仅仅是色块的随季节转换和各类线条的组合。

土地上的牧歌也是有的，只不过对这种美我注意得很少。有人曾批评我是一个缺少闲情雅兴的人，我想这种批评很对。

我的描述仅限于描述。描述往往造成对对象的曲解，但是不描述又不能传其美达其意，这是语言的两难处。

因此，你要体验力之美，除了在文明的运动场上，还可以到原始的田野上去；除了握杠铃，一种更为简便，也是更为深刻的方式就是去握一握锄把，有幸的话，或许你能就此握住历史那强大、沉重而粗硕的根须……

仲 秋

这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

桂花如月光一样纷纷扬扬飘洒下来，月色也如桂香一样浓浓淡淡地弥散开来。

稻子登场了。它们那堆成圆锥体的硕大影子从任何一个角度走进我们的视线，给人们一种厚实感、凝重感。

这个时候的禾场是人们最喜欢来的地方，这儿简直成了村民们露天的圣殿。

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偶尔吐出的话语象旱烟斗上的火星一样，一明一灭。长年厮守着土地同时也互相厮守着的老人们已熟知各自的脾性，他们的交流方式用的是超浓缩的省略句式，局外人看来，他们时常更象一群沉默的雕像。

中年汉子显然已经确立了土地主人的自信，他们的语言总是像谷粒那么饱满，像石杵那么坚实。

刚出道的少年后生有着太多的压抑不住的激情，他们在一起较量力气，比试肌肉。而在行为学家的眼里，他们